

往/事/回/首

一碗鸡蛋面



宋六梅

日常生活中，一碗鸡蛋面是再普通不过了。每每想起几十年前三姨家的那碗鸡蛋面，想起年幼任性的我，心里又好笑又懊悔！

四外公是木匠，经常走东家串西家，挣钱补贴家用。我从未见过四外婆，听说是难产而死。四外公既当爹又当妈，几十年未续弦。他脾气古怪，把希望寄托在四个女儿身上，希望她们嫁得好人家。三姨长得不算漂亮，但眉清目秀，一条长长的辫子拖在身后。一场农村的电影，一次偶然的约会，三姨邂逅了自己的爱情，背着家长悄悄地约会。

消息传到四外公的耳里，他坚决反对，原因是三姨的男朋友比他家更穷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三姨不知被吵了多少次，不管她如何哀求，四外公始终不松口。

那是一个中秋节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三姨的男朋友，身材高大，虽然衣服陈旧，但掩饰不住五官的帅气。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三姨和男朋友并没有断交。终于有一天，三姨悄悄离家，决然去了男朋友家。没有婚礼，没有聘礼，没有嫁妆，没有热闹，更没有送别的人。四外公恨得痒痒的，发下狠话，就当没这个女儿，不准他家任何人和三姨来往。

我们很同情三姨，但倔强而偏执的四外公，没有人能劝得住他。有一年外婆带我去她家，那时我只有十来岁吧。看见三姨家低矮的房子，光线昏暗，破旧的家具，而三姨住的那间房是最好的，干净整洁。娘家极少来客，三姨很高兴，一直和我们摆龙门阵。

快到中午时分，三姨的婆婆叫我们去吃饭。桌子上有两碗鸡蛋面，泡咸菜，炒的四季豆，以及粗粒玉米粥。他们喝玉米粥，吃咸菜，三姨的婆婆却把鸡蛋面推给外婆和我吃，说家里没别的，专门给我们煮的鸡蛋面。几番推让，外婆坚持把她面前那碗面推到桌子中间当菜品了。外婆知道我最喜欢吃鸡蛋面，就说你吃一碗吧。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我拿起筷子，忽然看见鸡蛋面上有了点黑灰，顿时就没胃口了。农村烧柴火，三姨婆婆眼睛不好，不小心飘进锅里，另一碗也差不多。无论外婆怎么哄我，我就是不吃。三姨和姨叔也哄我，我依然不吃。他们问我怎么啦，我也不说。三姨婆婆连忙道歉说家里好久没吃肉，只有鸡蛋面。

回来路上，外婆问我为什么不吃鸡蛋面，我说了实话，说里面有黑灰灰。外婆半怒半嗔地说：“你这个娃儿哟，鸡蛋面是他们家里最好的了，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，你还嫌弃，那点灰灰，哪个吃得嘛！”

几十年来，三姨和姨叔一直相亲相爱，勤俭持家。如今他们儿子在重庆中心城区创业，日子也越来越好。想起他们坚贞的爱情，曾经的苦难，想起那碗鸡蛋面，我心里百般滋味。过去的苦日子，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

读/与/思

在生活与诗意间游走

——蒋宜茂诗集《窗外》《向青涩致敬》读后



熊昕

细品蒋宜茂的两本诗集《窗外》和《向青涩致敬》，那种质朴、真诚、和谐的美感，裹挟着一股浓浓的泥土味气息扑面而来。

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蒋宜茂的诗歌很接地气。《心愿》中“从弥漫着泥土味的乡村走来/他没有过多的奢望/满腔感恩汇聚的光/映照和平和跳动的心脏/而今，仍有两个不能释怀的愿望/心里横亘着沉稳的山梁/山势优雅，莽莽苍苍/漫山植被涵养风雨/四季飘荡鸟语花香/山崖不再病痛，山民安然无恙”，这种质朴无华，地地道道的渝东“俚语”，内心流淌着对熟悉地方的深深眷恋。又如《那窝无花果树》中，描述了老屋前，牛栏旁不起眼的无花果，虽然它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但它依然能坚强地生长下去，散发出些许的芬芳，最终结出累累硕果。这棵无花果树，让人们看到了在逆境中不屈的生命力量和坚韧品格。

蒋宜茂诗歌善于在平常的生活中流淌出诗性之美。诗集《窗外》中的雨雾，来往车辆，雨衣，环卫工人等窗外景象，与诗人内心的悲悯情怀相互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景。诗集中《那些鹅卵石》《那些红叶》《视角》《生态》都算是隐喻手法的内心抒情。如《窗外》中的《夜雨》：“夜已深远/窗外脆弱的树枝/仍不停的摇曳/密集地敲击着窗户和渝州大地……”独特的时代记忆和生命体验，借助对自然、社会现实的描摹，传递一种人生的隐喻，彰显关爱民生和社会的情怀。再如《向青涩致敬》中的《那石那竹》最后一段：“酷暑难耐的盛夏/石板涌起热浪/煎熬亭亭有序的竹竿/坚韧固执的竹枝/连同无风的夏夜/在喧嚣中缄默无言/直至一场秋雨的降临/枯萎的竹枝在薄凉中舒卷/犹如我干渴的身心/在秋雨后润泽澄明”，这首诗表面看似写石、写竹，实则写人，叙事。自己在经历过一场“热浪”和“酷暑”的煎熬和洗涤后，适时的秋雨如愿而至，心灵得以洗涤和释然，生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蒋宜茂的诗歌不仅情感丰沛，而且蕴含深刻的哲理趣味。他的许多诗不落俗套，另辟蹊径，创新性地给人们带来了诗歌的趣味性和智慧性，从而引起读者内心的强烈共鸣。正如他在《缓步于熟悉而陌生的诗意之路》创作谈中写道：“世间凡有生命之物，生长与渐次成熟是其最重要的特征。人生亦是如此，从青少年到壮年、从成熟到身老，概莫能外。学诗、习诗亦是如此，纵观业内行家手里，无不是由拙到精、从精返璞，先是技法的成熟，再到境界的升华。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小/小/说

进城的孙二娘



黄丽

孙二娘姓孙，排行老二，矮肥身材，金鱼眼，但这并不妨碍孙二娘爱漂亮、好打扮。一件大红大绿的中式盘扣长袍，土黄色的头发吹得像鸡冠子；耳朵上吊两个拳头大的银耳圈，脖子上挂一根筷子般粗细的18K金项链。

孙二娘往小区中庭的花园一站，自我感觉很好。她从乡坝头离开时，逢人就说儿子争气，在城里开公司，专门给她买了套商品房，让她颐养天年。孙二娘觉得儿子是老总，倍有面子，在小区说话声音也不免提高八度。

吃罢早饭，孙二娘又到小区中庭的花园遛弯。她看到打八段锦的李大姐，走上前去说：“李大姐，你这个打起好没有意思。走，打麻将去。”

李大姐正气定神闲，冷不丁孙二娘冒了出来，心里顿觉不适。白了孙二娘一眼，并不理睬她。

孙二娘是没眼力劲的，继续说：“李大姐，你是文化人，你帮我评评理。我在乡坝头生活了几十年，想在哪儿地上扔垃圾就往哪儿地上扔，到了小区居然只能去负一楼倒垃圾，还要分类。我交了这么多物业费，就该物业的清洁工上门帮我收垃圾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孙二娘的大嗓门和一番“谬论”，让李大姐和花园其他人目瞪口呆。她们默不作声，拿起一旁的保温杯，惹不起躲得起。

孙二娘见四下无人，瞧了瞧花，逗了逗鸟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往物业办公室走去。

物业办公室里的物业管家小陈起身向孙二娘问好。孙二娘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对小陈说：“把你们经理喊来。”

小陈说：“经理去总公司开会了。阿姨您有什么事给我说一样的。”

孙二娘也不正眼看小陈，从衣服兜里掏出手机说：“听说小区有业主群，快把我拉进群。”

小陈说：“请出示您的房产证。”

“加群还要房产证？”孙二娘的大嗓门又提高了。

“阿姨，这是公司规定。为了避免非业主加入业主群。”小陈解释。

“你查电脑，我是1单元10-1的业主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，我查一下。”小陈打开电脑，看到1单元10-1的户主登记名字是赵美灵。小陈试探着问：“您叫赵美灵？”

孙二娘挥了一下手，说：“什么赵美灵、张美灵，我不认识。我叫孙春花。”

小陈一脸疑惑地看着孙二娘。

“赵美灵是谁？”孙二娘的金鱼眼放射出一道彪悍的光。

“1单元10-1的户主。”小陈回答。

孙二娘“腾”地一下从沙发上弹起来，说：“什么？我住在1单元10-1，这是我儿子何东东给我买的房子。”

小陈重申：“阿姨，户主登记的确不是您

的名字。”

孙二娘又急又恼，大声嚷嚷：“你们物管乱来，把我儿子买的房子登记到别人名下。让你们经理出来。”

小陈哪里遇到过如此泼辣的业主，急得束手无策。

物业办公室外面有业主听到动静冲了进来，小陈委屈地说出原委。有业主说：“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，给你儿子打个电话不就清楚了。”

孙二娘听众人这么说，拿出手机，拨通儿子电话，按了免提，大声质问儿子：“我住的房子户主怎么是赵美灵？赵美灵是谁？”

儿子在电话那头小声说：“妈，我现在有事。”

孙二娘才不管儿子在做什么，扯起大嗓门说：“儿子，我在物业办公室被人欺负了，物管不准我加业主群，说我不是户主。你告诉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儿子继续小声说：“妈，回家再说。”

孙二娘牛脾气上来了，执拗地说：“不行，十几双眼睛看着我呢，不解释清楚，我就不离开物业办公室。”

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分钟，众人仿佛听得到电话那头沉重的呼吸声。一分钟，儿子对着手机说：“房子的户主是赵美灵，房子是我租的。”

“你打胡乱说。当着乡坝头的人，你说你给我买的。你今天吃错药了？”

“妈，我之前骗了你。这三年生意做亏了，我现在是网约车司机，之前你一直在乡坝头以我为荣，现在怕乡坝头的人知道了笑话你，所以就把你哄到城里来住。”

儿子的话，让孙二娘心头一紧，双腿无力，一下子瘫坐到沙发上。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：“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”

一位业主拿过孙二娘的手机，对电话那头说：“你妈没事，你放心吧。”说完，帮孙二娘挂断了电话。物管小陈端着一杯温热水在旁边候着。

毫无防备，孙二娘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业主们劝她，“不哭，不哭，儿子也是一片孝心。”

孙二娘听到此话，抹泪揩鼻涕，止住哭：“这下全小区的人就知道了，我没脸在小区待下去了。”

“哪家没有点难处，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孙大姐，有这么好的儿子，你就踏踏实实地在小区待着吧。”

众人的话把孙二娘逗笑了，她又拨通儿子电话，按下免提，大声对儿子说：“好儿子，以前是妈太虚荣了，今后妈一定改。不管你有钱没钱，妈都以你为荣。”

电话那头，儿子听到了一片称赞声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)

诗/绪/纷/飞

流淌



海清娟

谦和不是卑微，善良不是软弱
一条小溪流淌在春天的诚信里
就是一城雪花飘落在冬天的圣洁中

小溪滋润过的姹紫嫣红
就是一部一部养眼的乡村电影
小溪宽容过的千山万谷
就是一首一首悦耳的通俗音乐

流淌低过一千零一夜的月亮

流淌高过七十七万丈的云朵
对于一条小溪来说
流淌就是有道，流淌就是无限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